

[若有所思]

百岁读书不嫌晚

□潘玉毅

[老街旧话]

红薯歌

□沙草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洛阳流行过一首红薯歌,老城区文化馆馆长史金来把它编成了一段快板儿,幽默、风趣,很受欢迎,还被搬上了舞台。

“红薯甜,红薯黏,红薯管路真是宽。不用磨,不用碾,煮到锅里稀烘烂。红薯面,掌点碱,面条擀哩像丝线。红薯叶,窝两缸,掌锅吃着甜又香。红薯根儿,包扁食,扁食吃着老好吃。生红薯,磨干粉,干粉还能做凉粉。红薯粉,漏粉条,人来客去离不了。”

这歌在当时流行,如今回忆起来,那是苦中作乐。红薯是杂粮,乡村的情况我说不了很细,也知道在秋冬时节,一年红薯半年粮。而在城里,家家凭粮本吃饭,百分之三十的杂粮全成了红薯。到了红薯收获时,粮店会拉来大车小车的红薯。只记得辖区南关的贴廓巷粮店顿时热闹起来了,农村送红薯的车队排到了街上,买红薯的市民也排成了长队。粮店的院子里人声鼎沸,车水马龙。

好不容易买到手,用借来的架子车往家里拉,拉回家里堆放好,慢慢吃。记得一早一晚是红薯汤,切成小块的红薯,满锅都是,盛一碗,把馍也省了。最让人难忘的是,红薯还能当菜吃,炒时放点辣椒,火候要掌握好,炒出来也脆甜。只是,饭后我会跟祖母或母亲闹着心里“作哩慌”(胃酸多了),她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只能让喝点面汤。

细粮不够吃,粗粮离不了红薯,这日月延续了好多年。“文革”期间,有一阵子,街上流行轧饴饴(hé lé,方言音“合落”)。谁家要是有个轧饴饴机,半道街的人都要去借。开始时用的机器,全靠人力驱动,几个人压在木杠上,碗口粗的杠子都压断了。后来有人发明了丝杠(螺杆)机,省劲多了,轧出来的红薯面条匀实、光捻。

说了半天,你可能还不明白,是用什么轧饴饴。告诉你,是用刚蒸熟的红薯面窝头,趁热放到类似活套的缸套里,下部有眼,用力挤轧,凉了就轧不成了。

红薯歌的结尾是:“仰起脸,笑眯眯,想起红薯老得意。冬不冷,夏不热,红薯吃着老滋润。”说实话,滋润真说不上,但我们还是要感谢红薯,在那个年代,亩产可达一千公斤以上,耐旱,适宜北方种植,多好的粮食!

来稿请投

zhout9461@163.com

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,外公外婆串门都会带上我,大家见到我就说“福坤家的外甥来了”,福坤就是外公。

外婆家门前原有一条渠,每隔一段架一座石桥,从外婆家门前的石桥数起,东边第四座石桥往里走一百米,有一座毛坯房,房子共两间,加起来约有二十平方米。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小屋里,住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,都已八十多岁了,但身子骨十分硬朗。老公公是个编竹制品的能手,我记得他编的小竹篮那时要五块钱一只。

通常,我与外婆一起去他们家。有一次,外婆忙着做家务,让我去买一只杭州篮。到了那里,老公公正玩纸牌接龙,瞟了一眼里屋,告诉我:“做好的没有了,你明天来拿吧。”老婆婆则戴着老花镜,在翻看日历本,抬头见是我,喜出望外。

那时我还未上小学,却识得不少字。老婆婆指着“祭祀”二字问我:“这两个字怎么念啊?”我将读音告诉了她。她“哦”了一声,又翻了两页,指着另外几个字问了起来。

“老太婆你啰不啰嗦,汉语拼音都认不全还想识字,记性又差,别给人家小后生添麻烦了!”见老伴给自己泼冷水,老婆婆不乐意了:“你晓得什么,百岁读书不嫌晚。人家戏文里,孔圣人七八十岁还到处拜师呢!我问问怎么啦?”

老婆婆又转向我:“我们别理他。来,你先坐下,我有好几个字要问哩。”她继续翻着日历本,几乎每一页都有圆珠笔画下的圈圈点点。看到老人家八十多岁了仍这样好学,我自是讲得十分耐心,以至于外婆忙完了活计,见我还未回家,直接寻了过来。

打那以后,每次去他们家,老婆婆都会指着不认识的字问我。老人家说,儿子儿媳搬到了外地,不常回来,想多认点字,以后好写信给重孙子。为了感谢我的“指导”,她还让老公公编了几只袖珍竹篮送我。

后来,我上学了,只有寒暑假能去外婆家。再次去看两位老人时,老婆婆正在看《西游记》,她笑着对我说:“你看,我也是能读四大名著的人了。”

隔了数年,老婆婆的眼睛出了问

题,书是看不成了,但九十三岁的老公公忽然看起了书。老婆婆说,老公公连纸牌都不玩了,每天都用收音机听小说,然后对照书本逐字逐句地看,也能认不少字了,有时还会像说书先生般将书里的内容讲给她听。老婆婆笑着说:“他现在识得几个字,可会卖弄了,就是老讲三国,我不爱听。”

又过了几年,我骑车从屋边经过,发现两位老人都不在了。听街坊说起,他们走前只留下了几样随身物件、几本旧书和几封未寄出的信。老人临终前再三叮嘱儿子,把书一起埋进土里,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看上一眼。他们甚至告诉儿孙,每年上坟,别忘了念一段好文章。不知这许多年过去,子女是否真的照做了。

邻居在讲这些话时,多半是不理解的,于我,却是振聋发聩。或许,他们的话未必百分百真实,但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我们常感慨,少时不懂事,待到懂事时,想读书为时已晚。然而真的晚吗?俗话说:“活到老,学到老。”相比年近百岁的老人,我们还年轻得很啊!

春不寒言语,捎个信儿说到了,只需唤醒几朵小花
苏子桐

[洛城笔记]

田园春早

□菊心

老家的小院,在村子边缘,靠近农田,多了看田园景色的便利。端碗饭可以踱到田地地头,早晚散步,也在地头的林荫道上。

老家树多,从家里往田间望,是“开轩面场圃”;从田间往家望,是“绿杨荫里有人家”。鸟在树上搭窝,人在树荫里盖房,一个天然大氧吧,人鸟和乐,同分共享。

有农田有人家,有鸡鸣狗叫,才是老家。看家的老黄狗警惕性很强,夜里一有动静,它就汪汪叫起来,院里的家畜家禽和收获的粮食,全指着它看护。大公鸡也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,农村人没有看表的习惯,只听鸡叫几遍。鸡叫三遍,天便放亮了,这时你不起床也得起床,鸡鸭鹅不停地抖着翅膀,咯咯嘎嘎,小羊在院里来回蹦跳,时不时

咩咩几声,院外的路上,有农用车、摩托车驶过的声音……

你起来,踱到院外,阳光很亮,金丝银线穿过树木枝丫,一缕缕洒下来,有种金碧辉煌的感觉,像是童话世界。早春二月,寒气已不那么重,你能从这阳光里嗅出春天的气息来。

麦苗挺了挺身子,一扫冬日的萎靡不振,清清爽爽,风拂过,它们一起舞蹈,袅袅婷婷。那麦田里,好似飘着一缕轻音乐:吻你的脸颊,吻你的长发,有你在身旁,心就不再流浪。吻你的微笑,吻你的忧伤,骑上你的骏马带我去飞翔……

你忍不住跟着它哼唱,斑鸠在远处也叫了起来,“咕——咕咕——咕咕”,轻柔悦耳,前一声还在东地,后一声已到了南林。

田间,有三三两两劳作的农人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,他们在给麦苗追肥。追肥的农人也不着急,反正耕机播肥快,省时省力。播一段,停下来,回头望望播过的田地,又抬头看看天空,天空又高又蓝,像是刚刚被谁擦拭过,偶尔还有几只风筝,慢悠悠地飞过。这哪里是在劳作,分明是在看风景!

不远处,是座农业庄园,园主人种着好大一片大棚蔬菜,还养着一群群的土鸡和大白鹅,这倒不错,禽类的粪便发酵后是难得的有机肥,蔬菜的下脚料又正好是禽类的饲料。园内的农机正在深翻土地,身后,一大片松软、肥沃的土地……那群白鹅不知是被路人惊了还是怎的了,突然扇动翅膀引吭高歌,“曲项向天歌”,它歌唱什么呢?是早春二月,还是春耕的农人?